

中華民國三十三年四月

大學中庸及禮運

中央訓練團印

大學中庸及禮運 目錄

大學

中庸

禮記禮運篇

大學中庸及禮運

目錄

六朝書法及圖說

目錄

一

大學章句序

大學之書。古之大學。所以教人之法也。蓋自天降生民。則既莫不與之以仁義禮智之性矣。然其氣質之稟。或不能齊。是以不能皆有以知其性之所有而全之也。一有聰明睿智。能盡其性者。出於其間。則天必命之以爲億兆之君師。使之治而教之。以復其性。

。此伏羲神農黃帝堯舜。所以繼天立極。而
司徒之職。典樂之官。所由設也。三代之隆
。其法寢備。然後王宮國都。以及閭巷。莫
不有學。人生八歲。則自王公以下。至於庶
人之子弟。皆入小學。而教之以灑掃應對進
退之節。禮樂射御書數之文。及其十有五年
。則自天子之元子衆子。以至公卿大夫元士
之適子。與凡民之俊秀。皆入大學。而教之

以窮理正心脩己治人之道。此又學校之教。大小之節。所以分也。夫以學校之設。其廣如此。教之之術。其次第節目之詳又如此。而其所以爲教。則又皆本之人君躬行心得之餘。不待求之民生日用彝倫之外。是以當世之人無不學。其學焉者。無不有以知其性分之所固有。職分之所當爲。而各俛焉以盡其力。此古昔盛時。所以治隆於上。俗美於下。

而非後世之所能及也。及周之衰。聖賢之君不作。學校之政不脩。教化陵夷。風俗頹敗。時則有若孔子之聖。而不得君師之位以行其政教。於是獨取先王之法。誦而傳之。以詔後世。若曲禮少儀內則弟子職諸篇。固小學之支流餘裔。而此篇者。則因小學之成功。以著大學之明法。外有以極其規模之大。而內有以盡其節目之詳者也。三千之徒。

蓋莫不聞其說。而曾氏之傳。獨得其宗。於是作爲傳義。以發其志。及孟子沒。而其傳泯焉。則其書雖存。而知者鮮矣。自是以來。俗儒記誦詞意之習。其功倍於小學而無用。異端虛無寂滅之數。其高過於大學而無實。其他權謀術數。一切以就功名之說。與夫百家衆技之流。所以惑世誣民。充塞仁義者。又紛然雜出乎其間。使其君子不幸而不得

聞大道之要。其小人不幸而不得蒙至治之澤。晦盲否塞。反覆沈痼。以及五季之衰。而壞亂極矣。天運循環。無往不復。宋德隆盛。治教休明。於是河南程氏兩夫子出。而有以接乎孟子之傳。實始尊信此篇而表章之。既又爲之次其簡編。發其歸趣。然後古者大學教人之法。聖經賢傳之指。粲然復明於世。雖以熹之不敏。亦幸私淑而與有聞焉。顧

其爲書。猶頗放失。是以忘其固陋。采而輯之。閒亦竊附己意。補其闕略。以俟後之君子。極知僭踰。無所逃罪。然於國家化民成俗之意。學者脩己治人之方。則未必無小補云。淳熙己酉二月甲子新安朱熹序

大
學
序

天

大學

大後音泰
今讀如字



(南)

子程子曰。大學、孔氏之遺書。而初學入德之門也。於今可見古人爲學次第者。獨賴此篇之存。而論孟次之。學者必由是而學焉。則庶乎其不差矣。

大學之道。在明明德。在親民。在止於

至善

程子曰親當作新。大學者、大人之學也。明、明之也。明德者、人之所得乎天、而虛靈不昧、以具衆理、而應萬事者也。但爲氣質所拘、人欲所蔽、則有時

而昏、然其本體之明、則有未嘗息者、故學者當因其所發而透明之、以復其初也、新者革其舊之謂也、言既自明其明德、又當推以及人、使之亦有以去舊染之污也、止者必至於是不遷之、至善、則事理當然之極也、言明明德新民、皆當止於至善之地而不遷、蓋必有事以盡夫天理之極、而無一毫人欲之私也、此三者、大學之綱領也。知

止、而后有定。定而后能靜。靜而后能安。

安而后能慮。慮而后能得。

后與後同後故此○止者、所當止之地、即至善之所在也、知之、則志有定

向、靜、謂心不妄動、安、謂所處而安、慮、謂處事精詳、得、謂得其所止。

物有本末。事有終始。

知所先後。則近道矣。

明德爲本、新民爲末、知止爲始、能得爲終、本始爲先、末終所後、此結上文兩節

之意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。先治其國。欲治

其國者。先齊其家。欲齊其家者。先修其身。

。欲修其身者。先正其心。欲正其心者。先

誠其意。欲誠其意者。先致其知。致知在格

物。治平聲後做此○則明德於天下者、使天下之人、皆有以明其明德也、心者、身之所主也、誠、實也、意者、心之所發也、實其心之所發、欲其必自慊、而無

目欺也、致、推極也、知、猶識也、推極吾之知識、欲其所知無不盡也、格、至也、物、猶事也、窮至事物之理、欲其極處無不到也、此入者、大學之條目也。物

格而后知至。知至而后意誠。意誠而后心正

。心正而后身修。身修而后齊家。家齊而后

國治。國治而后天下平。治去聲後做此○物格者、物理之極處、無不到也、知至者、吾心之所知、

無不盡也、知既盡、則意可得而實矣、意既實、則心可得而正矣、脩身以上、明明德之事也、齊家以下、新民之事也、物格知至、則知所止矣、意誠以下、則皆得所止之序也

自天子以至於庶人。壹是、皆以修身爲本。
壹是、一切也。正心以上、皆所以修身也。齊家以下、則舉此而錯之耳。其本亂而未治者。否矣。
其所厚者薄。而其所薄者厚。未之有也。

本、謂身也。所厚、謂家也。此兩節、結上文兩節之意。

右經一章。蓋孔子之言。而曾子述之。

凡二百五字。

其傳十章。則曾子之意。而門

人記之也。舊本頗有錯簡。今因程子所定。而更考經文。別爲序次。如左

凡千五百四十六字○凡傳文雜引經傳、若無統紀、然文理秩績、血脈貫通、深淺始終、至爲精密、熟讀詳味、久當見之、今不盡釋也、

康誥曰。克明德。

康誥、周書。克、能也。

大甲曰。

顧謨

天之明命。

大讀作泰。誥古是字。○大甲、商書、顧、謂當目在之也、謨、猶此也、或曰、審也、天之明命、即天之所以與我、而我之所以爲德。

若也、當目在之、則無時不明矣。

帝典曰。克明峻德。

峻書作俊。○帝典、堯典、皆

自明也。

結所引書、皆言自明已德之意。

右傳之首章。釋明明德。

此通下三章至止於信、舊本與在沒世不忘之下、

湯之盤銘曰。苟日新。日日新。又日新。

盤、沐浴之盤也，銘、名其器以自警之辭也，苟、誠也，湯以人之洗濯其心以去惡

已新者、而日日新之、又日新之、不可略有間斷也。康誥曰。作新民。鼓之舞之之讓作、言

詩曰。周雖舊邦。其命維新。詩、大雅文王之篇、言周國雖舊、至於文王、能新其德

以及於民、而是故君子無所不用其極。自新新民、皆欲始受天命也。止於至善也。

右傳之二章。釋新民。

詩云。邦畿千里。維民所止。詩、商頌玄鳥之篇。邦畿、王者之都也

，止、居也，言物各有所當止之處也。詩云。緡蠻黃鳥。止于丘隅。子曰

於止。知其所止。可以人而不如鳥乎。緡詩作縣

○詩、小雅緝蠻之篇、緝蠻、鳥聲、丘隅、岑蔚之處、
子曰以下、孔子說詩之辭、言人當知所當止之處也。詩云、穆穆文王

於緝熙敬止。爲人君，止於仁，爲人臣，

止於敬，爲人子，止於孝，爲人父，止於慈

，與國人交，止於信。

於緝之治音烏○詩、文王之篇、穆穆、深遠之意，於、歎辭，緝、繼續也，熙、

光明也，敬止、言其無不敬、而安所止也，引此而言聖人之止、無非至善，五者、乃其目之大者也，學者於此、究其精微之蘊、而又推類以盡其終、則於天下之事、皆有以知其所止而無疑矣。詩云、瞻彼淇澳，萋竹猗猗，有斐君子

，如切如磋，如琢如磨，瑟兮僩兮，赫兮喧

兮，有斐君子，終不可諠兮。如切如磋者，

道學也。如琢如磨者，自修也。瑟兮僩兮者，恂慄也。赫兮喧兮者，威儀也。有斐君子，終不可喧兮者，道盛德至善，民之不能忘

也。

讀於六反。莫詩作綠，猗叶韻。晉阿、攔下版反。噴詩作喧，諠詩作諛，並泥。晚反。拘，鄧氏讀作峻。○詩、衛風淇澳之篇，淇、水名，淇、隈也。猶，猶、美盛貌、與也，斐、

文貌，切以刀鋸，琢以椎鑿，皆載物使成形質也。磋以鈍錫、磨以沙石，皆治物使其滑澤也。治骨角者，既切而復磋之，治玉石者，既琢而復磨之，皆言其治之有緒而益致其精也。瑟、嚴密之貌，僩、惻、武毅之貌，赫、顯、宣著盛大之貌，諠、忘也，道、言也，學、誦講習討論之事，自脩者、省察克治之功，恂、深、戰懼也，威、可畏也，儀、可象也，引詩而釋之，以明明明德者之止於至善，道學自脩，言其所以得之之由，恂、慄、威儀，言其德容表裏之盛，卒乃指其實而歎美之也。

詩云。於

戲。前王不忘。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。小人

樂其樂而利其利。此以沒世不忘也。於戲音嗚呼，樂音洛○詩，

周頌烈文之篇，於戲、歎辭，前王、謂文武也，君子、謂其後賢後王，小人、謂後民也，此言前王所以新民彝，止於至善，能使天下後世，無一物不得其所，所以既沒世，而人思慕之，愈久而不忘也，此兩節，詠歎淫泆，其味深長，當熟玩之。

右傳之三章。釋止於至善。此章內自引淇澳詩以下，舊本誤在誠

意章下。

子曰。聽訟、吾猶人也。必也使無訟乎。
無情者、不得盡其辭。大畏民志，此謂知

本。猶人、不異於人也，情、實也，引夫子之言，而言聖人能使無實之人不敢盡其虛誕之辭，蓋我之明德既明，自然有以畏服民之心志，故訟不待聽而自無也，

觀於此言，可以知本末之先後矣。

右傳之四章。釋本末。

此章舊本誤在止於信下。

此謂知本。

程子曰：衍文也。

此謂知之至也。

此句之上，別言闕文，此持其結語耳。

右傳之五章。蓋釋格物致知之義。而

今亡矣。

此章舊本地下章，誤在經文之下。

閒嘗竊取程子之意

以補之曰：所謂致知在格物者。言欲

致吾之知。在卽物而窮其理也。蓋人

心之靈。莫不有知。而天下之物。莫

不有理。惟於理有未窮。故其知有不盡也。是以大學始教。必使學者。卽凡天下之物。莫不因其已知之理。而益窮之。以求至乎其極。至於用力之久。而一旦豁然貫通焉。則衆物之表裏精粗無不到。而吾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矣。此謂物格。此謂知之至也。所謂誠意其者。毋自欺也。如惡惡臭。

如好好色。此子謂自謙。故君子必慎其獨也。

惡好上字皆去聲。讀爲慊。慊反。誠其意者、自脩之首也、毋者、禁止之辭、自欺云者、知爲善以去惡、而心之所發、有未實也、謙、快也、足也、獨者、人所不知

而巳所獨知之地也、言欲自脩者、知爲善以去其惡、則當實用其力、而禁止其自欺、使其惡惡、則如惡惡臭、好善、則如好好色、皆務決去、而求必得之、以自決足於已、不可徒苟且以徇外而爲人也、然其實與不實、蓋有他人所不及知、而已獨知之者、故必謹之於此、以審其幾焉。 小人閒居爲不

善。無所不至。見君子而后厭然。揜其不善

。而著其善。人之視己。如見其肺肝然。則

何益矣。此謂誠於中。形於外。故君子必慎

其獨也。閒音閑。厭鄭氏讀爲盥。閒居、獨處也、厭然、消沮閉藏之貌、此言小人陰爲不善、而陽欲揜之、則是非不知善之當爲、與惡之當去也、但

不能實用其力，以至此耳，然欲拚其惡，而卒不可拚，欲詐爲善，而卒不可詐，則亦何益之有哉，此君子所以重以爲戒，而必謹其獨也。曾子曰。

十目所視。十手所指。其嚴乎。

引此以明上文之意，言雖幽獨之中，而其善惡

之不振如此，可長之甚也。富潤屋。德潤身。心廣體胖。故君子

必誠其意。

胖步丹反。○胖、安舒也，言富則盈潤屋矣，德則能潤身也，故必無愧作，則廣大寬平，而體常舒泰，德之潤身者然也，蓋善之實

於中而形於外者如此，故又言此以結之。

右傳之六章。釋誠意。

經曰，欲誠其意，先致其知，又曰，知至而后居意誠，蓋

心體之明，有所未盡，則其所發，必有不能實用其力、而苟焉以自欺者，然或以已明而不謹乎此，則其居則又非已有，而無以爲道之基，故此章之

語，必承上章而通攷之，然後有以見其明力之始終，其序不可亂，而功不可闕，如此云。

所謂修身在正其心者。身有所忿懣。則不得其正。有所恐懼。則不得其正。有所好樂。則不得其正。有所憂患。則不得其正。

程子曰，身有之身當作心，忿懣紛反，懣，憤反，好樂並去聲。○忿懣，怒也。蓋是四者，皆心之用，而人所不能無者，然一有之而不能察，則欲動情勝，而其用之所行，或不能不失矣。其正。心不在焉。視而不見。聽而不聞。食而不

知其味。

心有不在，則無以檢其身，是以君子必察乎此，而敬以直之，然後此心常存，而身無不脩也。

此謂修身

。在正其心。

右傳之七章。釋正心修身。

此亦承上章以起下章，蓋意誠則窮無

惡而實有善矣，所以能存是心，以檢其身，然或但知誠意，而不能密察此心之存否，則又無以直內而脩身也，○自此以下，並以舊文爲正

所謂齊其家。在修其身者。人之其所親愛而辟焉。之其所賤惡而辟焉。之其所畏敬而辟焉。之其所哀矜而辟焉。之其所敖惰而辟焉。故好而知其惡。惡而知其美者。天下鮮矣。辟讀爲僻，惡而之，惡敖好並去聲，鮮上聲○人，謂衆人，之，猶於也，辟，則必陷於一偏，而身不兩矣。故諺有之曰。人莫知其子之惡。莫知其苗之碩。諺音彥碩叶韻時若反○諺，俗語也，溺愛者不明，貪得者無厭，是則優之爲害，而家之所以不齊也。此謂

身不修。不可以齊其家。

右傳之八章。釋修身齊家。

所謂治國。必先齊其家者。其家不可教。而能教人者。無之。故君子不出家。而成教於國。孝者。所以事君也。弟者。所以事

長也。慈者。所以使衆也。

弟去聲長上聲○身修，則家可教矣，孝弟慈，所以修身，而教於

家者也，然而國之所以事君，事長使衆之道，不外乎此，此所以家齊於上，而教成於下也。

康誥曰。如保赤子。

心誠求之。雖不中。不遠矣。未有學養子。

而后嫁者也。

中去聲○此引書而釋之，又明立教之本，不假強爲，在識其端而推廣之耳。

一家仁。

一國興仁。一家讓。一國興讓。一人貪戾。

一國作亂。其機如此。此謂一言僨事。一人

定國。

僨音奮○一人、謂君也，機、發動所由也，僨、覆敗也，此言教成於國之效。

堯舜帥天下以仁

。而民從之。桀紂帥天下以暴。而民從之。

其所令。反其所好。而民不從。是故君子有

諸己而后求諸人。無諸己而后非諸人。所藏

乎身不恕，而能喻諸人者。未之有也。

好去聲○此又承上

文一人定國而蓄，有善於己，然後可以責人之善，無惡於己，然後可以正人之惡，皆推己以及人，所謂恕也，不如是，則所令反其所好，而民不從矣，喻、曉也。故

治國。在齊其家。通結上文。詩云。桃之夭夭。其

葉蓁蓁。之子于歸。宜其家人。宜其家人。

而后可以教國人。天平聲蓁音臻○詩、周南桃天之篇，天天、少好貌，蓁蓁、茂盛貌，與也，之子、猶言是子，此指女

子之嫁者而曾也，婦人謂嫁曰歸，宜、猶善也。詩云。宜兄宜弟。宜兄宜弟。

而后可以教國人。詩小雅蓁蔚篇。詩云。其儀不忒。正

是四國。其爲父子兄弟足法。而后民法之也

詩、武、差也，

此謂治國。在齊其家。

此三引詩，皆以詠嘆上文之事，而又結之

如此，其味深長，最宜潛玩。

右傳之九章·釋齊家治國。

所謂平天下。在治其國者。上老老。而

民興孝。上長長。而民興弟。上恤孤。而民

不倍。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也。

長上聲。弟去聲。倍與背同。絜胡結反。○老老、所謂

孝。吾老也，與、謂有所感發而興起也。孤者、幼而無父之稱。絜、度也。矩、所以爲方也。書此五者，上行下效，捷於影響，所謂家齊而國治也，亦可以見人心之所同，不可

使有一夫之不獲矣，是以君子必當因其所同，推以度物，使彼

我之間，各得分類，則上下四旁，均齊方正，而天下平矣。 所惡於上。

毋以使下。所惡於下。毋以專上。所惡於前

。毋以先後。所惡於後。毋以從前。所惡於右。毋以交於左。所惡於左。毋以交於右。

此之謂絜矩之道。

惡先並去聲。此攪解上文絜矩二字之義，如不欲上之無隨於我，則必以此度下之心，而亦不敢以此無

禮使之方不欲下之不忠於我，則必以此度上之心，而亦不敢以此不忠於上，至於前後左右，無不皆然，則身之所處，上下四旁，長短廣狹，彼此如一，而無不方矣，彼同有是心，而興起焉者，又豈有一夫之不獲哉，所操者約，而所及者廣，此平天下之要道也，故章內之意，皆自此而推之。詩云。樂只君

子。民之父母。民之所好。好之。民之所惡

。惡之。此之謂民之父母。

樂音洛，只音紙，好惡並去聲，下同。詩，小雅南山有臺之篇，

只，語助辭，言能絜矩，而以民心爲己心，則是愛民如子，而民愛之如父母矣。

詩云。節彼南山。維石

巖巖。赫赫師尹。民具爾瞻。有國者。不可

以不慎。辟。則爲天下僂矣。

節讀爲蔽，辟讀爲僻，僂與戡同。詩，才雅節南山之篇。

節、蔽，然高大貌，師尹、周大師尹氏也，具、俱也，僻、偏也，言在上者，人所瞻仰，不可不謹，若不能察知，而好惡徇於一己之偏，則身欲國亡，爲天下之大戮矣。

詩云。殷之未喪師。克配上帝。儀監于殷。峻命不易。道得衆。則得國。失衆。則失國。

喪去聲，巖詩作宜峻詩作峻易去聲。詩，文王篇，師、衆也，配、對也，配上帝，言其爲天下君，而對乎上帝也，監、視也，峻、大也，不易、言難保也，道、言也，引詩而言此，以結上文兩節之意，有天下者，能存此心，言不失，則所以絜知而與民同欲者，自不能已矣。是故君子先慎乎德。

。有德此有人。有人此有土。有土此有財。

有財此有用。

先慎乎德、承上文不可不謹而言，德、即所謂明德，有德人，謂得衆，有土，謂得國，有國、則不患無財用矣。德

者。本也。財者。末也。

本上文而言

外本內末。爭

民施奪。

人君以德爲外，以財爲內，則是爭門其民，而施之以劫奪之教也，蓋財者、人之所同欲，不能絜矩，而欲專之，則民亦起而爭奪矣。

是故財聚則民散。財散則民聚。

外本內末，故財聚，爭民施奪，故民散，反是

則有德而有人矣，

是故言悖而出者。亦悖而入。貨悖而入

者。亦悖而出。

悖布內反○悖、逆也，此以言之出入，明貨之出入也，自先慎乎德以下至此，又因財貨以明能絜矩與不能者之

得失也。

康誥曰。惟命不于常。道善。則得之。不

善。則失之矣。

道、言也，因上文引文王詩之意，而申言之，其丁寧反覆之意，益深切矣。

楚書曰

。楚國無以爲寶。惟善以爲寶。

楚書，楚語，言不寶金玉，而寶善人也。

舅犯曰。亡人無以爲寶。仁親以爲寶。

舅犯，音文公舅，

狐偃，字子犯，亡人，文公時爲公子，出亡在外也，仁、愛也，事見檀弓，此兩節，又明不外本而內末之意。

秦誓曰。若有一

个臣。斷斷兮。無他技。其心休休焉。其如有容焉。人之有技。若己有之。人之彥聖。其心好之。不啻若自其口出。實能容之。以能保我子孫黎民。尙亦有利哉。人之有技。媚疾以惡之。人之彥聖。而違之俾不通。實

不能容。以不能保我子孫黎民。亦曰殆哉。

个古賀反。書有介。丁亂反。媚音冒。○秦善，周書，斷斷、誠一之貌，彥、美士也，聖、通明也，徇、庶幾也，如、忌也，達、拂戾也，殆、危也。唯仁人

放流之。迸諸四夷。不與同中國。此謂唯

仁人。爲能愛人。能惡人。。迸讀爲屏古字通用。○迸、猶逐也。言有此媚疾之人，妨賢而病國。

，則仁人必深惡而痛絕之，以其至於無私。故能得好惡之正如此也。見賢而不能舉。舉而不能

先。命也。見不善而不能退。退而不能遠。

過也。。命鄭氏云當作慢。程子云當作怠未詳孰是。處去聲。○若此者、知所愛惡矣，而未能盡愛惡之道，蓋君子而未求仁者也。好人之

所惡。惡人之所好。是謂拂人之性。菑必逮

夫身。

當古吳字夫音扶。○操、逆也，好善而惡惡，人之性也，至於操人之性，則不仁之甚者也，自秦誓至此，又皆以申言好惡公私之極，以明上文所引南

山有臺節南之意。

是故君子有大道。必忠信以得之。驕

泰以失之。

君子、以位言之，道、謂居其位，而審已治人之術，發已自盡爲忠。循物無違謂信，驕者矜高，泰者侈肆，此因上所引文王康誥

之意而言章內三言得失，而語益加切，蓋至此而天到存亡之幾決矣。

生財有大道。生之者衆。

食之者寡。爲之者疾。用之者舒。則財恆足

矣。

章胡登反。○呂氏曰，國無遊民則生者衆矣。○無俸位，則食者寡矣，不奪農時，則爲之疾矣，量入爲出，則用之舒矣，愚按此因有土有財而言，以明足國之

道，在乎務本而節用，非必外本內末，而後財可聚也，自此以至終篇，皆一意也。仁者。以財發身。不仁

者。以身發財。

發、猶起也，仁者、散財以得民，不仁者、亡身以殖貨。未有上好仁。

而下不好義者也。未有好義。其事不終者也。

。未有府庫財。非其財者也。

上好仁，以愛其下，則下好義，以忠其上，所以事必有

繆，而府庫之財，無悖出之患也。孟獻子曰：畜馬乘。不察於雞豚。

伐冰之家。不畜牛羊。百乘之家。不畜聚斂

之臣。與其有聚斂之臣。甯有盜臣。此謂國

。不以利爲利。以義爲利也。

畜許六反乘斂並去聲○孟獻子，魯之賢大夫，仲孫蔑也

，畜馬乘，士初試爲大夫者也，伐冰之家，卿大夫以上，喪祭用冰者也，百乘之家，有采地者也，君子甯亡己之財，而不忍傷民之力，故甯有盜臣，而不畜聚斂之臣，此謂以

下，賢獻子之言也。

長國家而務財用者。必自小人矣。彼

爲善之。小人之使爲國家。蓄害並至。雖有善者。亦無如之何矣。此謂國。不以利爲利。以義爲利也。長上聲彼爲善之此句上下疑有闕文誤字○自、由也，言由小人導之也。此一節，深明以利爲利之害，而重言以結之，其丁寧之意切矣。

右傳之十章。釋治國平天下。

此章之義，務在與民同好惡，而

不尊其利，皆推廣絜矩之意也，能如是，則親賢樂利，各得其所，而天下平矣。凡傳十章。前四

章。統論綱領指趣。後六章。細論條目工夫。其第五章。乃明善之要。第

六章。乃誠身之本。在初學。尤爲當務之急。讀者不可以其近而忽之也。

中庸章句

中庸何爲而作也。子思子憂道學之失其傳而作也。蓋自上古聖神。繼天立極。而道統之傳。有自來矣。其見於經。則允執厥中者。堯之所以授舜也。人心惟危。道心惟微。惟精惟一。允執厥中者。舜之所以授禹也。堯之一言。至矣盡矣。而舜復益之以三言。

者。則所以明夫堯之一言。必如是而後可庶
幾也。蓋嘗論之。心之虛靈知覺。一而已矣。
· 而以爲有人心道心之異者。則以其或生於
形氣之私。或原於性命之正。而所以爲知覺
者不同。是以或危殆而不安。或微妙而難見
耳。然人莫不有是形。故雖上智。不能無人
心。亦莫不有是性。故雖下愚。不能無道心。
· 二者雜於方寸之間。而不知所以治之。則

危者愈危。微者愈微。而天理之公。卒無以勝夫人欲之私矣。精則察夫二者之閒而不雜也。一則守其本心之正而不離也。從事於斯。無少閒斷。必使道心常爲一身之主。而人心每聽命焉。則危者安。微者著。而動靜云爲。自無過不及之差矣。夫堯舜禹。天下之大聖也。以天下相傳。天下之大事也。以天下之大聖。行天下之大事。而其授受之際。

丁甯告戒。不過如此。則天下之理。豈有以加於此哉。自是以來。聖聖相承。若成湯文武之爲君。臯陶伊傅周召之爲臣。旣皆以此而接夫道統之傳。若吾夫子。則雖不得其位。而所以繼往聖。開來學。其功反有賢於堯舜者。然當是時。見而知之者。惟顏氏曾氏之傳得其宗。及曾氏之再傳。而復得夫子之孫子思。則去聖遠而異端起矣。子思懼夫愈

久而愈失其真也。於是推本堯舜以來相傳之意。質以平日所聞父師之言。更互演繹。作爲此書。以詔後之學者。蓋其憂之也深。故其言之也切。其慮之也遠。故其說之也詳。其曰天命率性。則道心之謂也。其曰擇善固執。則精一之謂也。其曰君子時中。則執中之謂也。世之相後。千有餘年。而其言之不異。如合符節。歷選前聖之書。所以提挈綱

維。開示蘊奧。未有若是其明且盡者也。自是而又再傳以得孟氏。爲能推明是書。以承先聖之統。及其沒。而遂失其傳焉。則吾道之所寄。不越乎言語文字之間。而異端之說。日新月盛。以至於老佛之徒出。則彌近理而大亂眞矣。然而尙幸此書之不泯。故程夫子兄弟者出。得有所考。以夫千載不傳之緒。得有所據。以斥夫二家似是之非。蓋子思

之功。於是爲大。而徵程夫子。則亦莫不能
因其語而得其心也。惜乎其所以爲說者不傳
。而凡石氏之所輯錄。僅出於其門人之所記
。是以大義雖明。而微言未析。至其門人所
自爲說。則雖頗詳盡。而多所發明。然倍其
師說而淫於老佛者。亦有之矣。嘉和
卽嘗受讀而竊疑之。沈潛反復。蓋亦有年。
一旦恍然似有以得其要領者。然後乃敢會衆

說而折其衷。既爲定著章句一篇。以俟後之君子。而一二同志。復取石氏書。刪其繁亂。名以輯略。且記所嘗論辯取舍。則爲或問。以附其後。然後此書之旨。支分節。脈絡貫通。詳略相因。巨細舉。而凡諸說之同異得失。亦得以曲暢旁通。而各極其趣。雖於道統之傳。不敢妄議。然初學之士。或有取焉。則亦庶乎升高行遠之一助云爾。

淳熙己酉春三月戊申新安朱熹序。

中庸

中庸、不偏不倚、無過不及之名；庸、平常也。

朱熹章句

子程子曰。不偏之謂中。不易之謂庸。中者、天下之正道。庸者、天下之定理。此篇乃孔門傳授心法。子思恐其久而差也。故筆之於書。以授孟子。其書始言一理。中散爲萬事。未復合爲一理。放之則彌六合。卷之則退藏於密。其味

無窮。皆實學也。善讀者。玩索而有得焉。則終身用之。有不能盡者矣。

天命之謂性。率性之謂道。修道之謂教。

命、性、理也。天下陰陽五行、化生萬物，氣以成形，而理亦賦焉，猶命令於是人物之生，因各得其所賦之理，以爲健順五常之德，所謂性也。率、循也。道、循途也。人物各循其性之自然，則其日用事物之間，莫不各有當行之路，是則所謂道也。循、品節之也，性道雖同，而氣稟或異，故不能無過不及之差，聖人因人物之所當行者，而品節之，以爲法於天下，則謂之教，若刑樂刑政之屬是也。蓋人知己之有性，而不知其出於天；知事之有道，而不知其由於性；有聖人之有教，而不知其因吾之所當有者裁之也。故子思於此，首發明之，而道也者。不可須臾離也。蓋子所謂道之大原出於天，亦此意也。

可離。非道也。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

。恐懼乎其所不聞。

。離去聲。○道者、日用事物當行之理，皆性之備，而其於心，無物不有，無時不然，所以不可

須臾離也。若言可離，則豈無性之謂哉！是以君子之心，常有敬畏，而不位墜於須臾之頃也。莫見乎隱

。莫顯乎微。故君子慎其獨也。

。見音現。○隱、僻處也。微、細事也，獨者、人

所不知，而已所為知之也。言幽僻之中，細微之事，跡雖未形，而幾則已動。人雖不知，而已獨知之。則天下之事，無有著見明顯而過於此者，是以君子既常戒懼，而於

此尤加謹焉。所以過无微於將萌，而不使其潛滋暗長於隱微之中，以至陷道之遠也。

喜怒哀樂之未發。謂

之中。發而皆中節。謂之和。中也者。天下

之大本也。和也者。天下之達道也。

樂音洛，中韻之中去聲。○喜

怒哀樂、情也。其未發、則性也。無所偏倚，故謂之中。發皆中節，情之正也。無所乖戾，故謂之和。大本者、天命之性，天下之理，皆由此出，達道者、循性之

謂，天下古今之所共由、道之用也。此言性情之今之所共德，以明道不可離之意。致中和。天地位焉。萬

物育焉。

致、推而極之也。位者、安其所也。育者、遂其生也。自戒懼而約之，以至於至靜之中，無少偏倚，而其守不失，則極其中，而天地位矣。

。自葦獨而精之，以至於應物之處，無少差謬，而無適不然，則極其和，而萬物育矣。蓋天地萬物，本吾一體，吾之心正，則天地之心亦正矣。吾之氣順，則天地之氣亦順矣。故其效驗至於如此，此學問之極功、聖人之能事，初非有待於外，而脩身之教亦在其中矣。是其一體一用，雖有動靜之殊，然必其體立，而後用有以行，則其實亦非有兩事也。故於此合而言之，以緒上文之意。

右第一章。子思述所傳之意以立言。首

明道之本原出於天。而不可易。其實體

備於己。而不可離。次言存養省察之要

。終言聖神功化之極。蓋欲學者於此。反求諸身而自得之。以去夫外誘之私。而充其本然之善。楊氏所謂一篇之體要。是也。其下十章。蓋子思引夫子之言。以終此章之義。

仲尼曰。君子中庸。小人反中庸。中庸者、不偏不倚、無過不及、而平常之理、乃天命所當然、循之而極致也。唯君子爲能體之、小人反是。

君子之中庸也。君子而時中。小人之反中庸也。小人而無忌憚也。

至庸本作小人之反中庸也。程子亦以為然，今從之。○君子之所以為中庸者，以其有君
 也。蓋事無定儀，隨時而在，是乃平常之理也。君子知其在我，故能戒謹不
 敗，而無時不中；小人不知有此，則肆欲妄行，而無所忌憚矣。

右第一章

此下十章，皆論中庸，以釋首章之義，文雖不屬，而意實相承也。變和言庸者，游氏曰，以性情言之，則曰中

和，以德行言之，則曰中庸是也。然中庸之中，實兼中和之義。

子曰，中庸其至矣乎。民鮮能久矣。

鮮上

同○過則失中，不及則未至，故惟中庸之德為至，然亦人所同得，初無難事，但世不踐，民不與行，故鮮能之，今已久矣。論語無能字。

右第三章

子曰。道之不行也。我知之矣。知者過

之。愚者不及也。道之不明也。我知之矣。

賢者過之。不肖者不及也。

知者之知去聲。○道者、天理之當然，中而已矣。知愚賢不肖之過

不及，則生寡之異，而失其中也。知者知之過，既以道爲不足行，愚者不及知，又不知所以行，此道之所以常不行也。賢者行之過，既以道爲不足知，不肖者不及行，又不求所以知，此道之所以常不明也。人莫不飲食也。鮮能知味也。道不可離，人自不察，是以有過不及之弊。

右第四章。

子曰，道其不行矣夫。夫音扶。○由不明故不行。

右第五章。

此章承上章，而舉其不行之端，以起下章之意。

子曰。舜其大知也與。舜好問。而好察

邇言。隱惡而揚善。執其兩端。用其中於民

。其所以爲舜乎。

知去聲、與平聲、好去聲○舜之所以爲大知者，以其不自用而取諸人也。邇言者、淺近之言，猶必察

焉，其無遺善可知。然於其言之未善者，則隱而不宣，其善者，則播而不匿，其廣大光明又如此。則人孰不樂告以善哉。兩端、謂衆論不同之極致。蓋凡物皆有兩端，如小大厚薄之類，於善之中，又執其兩端，而量度以取中，然後用之，則其擇之善而行之至矣。然非在我之態度，精切不差，何以與此，此知之所以無過不及，而道之所以行也。

右第六章。

子曰。人皆曰予知。驅而納諸罟獲陷阱

之中。而莫之知辟也。人皆曰予知。擇乎中

庸。而不能期月守也。

予知之知去聲，器音古，獲胡化反，辨才性反，辟與避同，期居之反。○器、綱也。

擾、機檻也。陷阱、坑坎也。皆所以擒取禽獸者也。擇乎中庸、辨別衆理、以求所謂中庸，卽上章好問用中之事也。期月、匝一月也。首知禍而不知辟，以泥能擇而不能守，

皆不得爲知也。

右第七章

承上章大知而言，又舉不明之端，以起下章也。

子曰。回之爲人也。擇乎中庸。得一善

。則拳拳服膺。而弗失之矣。

回、孔子弟子，顏淵名。拳、奉持之貌。服、猶著也。

膺、胸也。奉持而著之心胸之間、言能守也。顏子蓋真知之，故能懇懇守如此，此行之所以無過不及，而道之所以明也。

右第八章

子曰。天下國家可均也。爵祿可辭也。

白刃可蹈也。中庸不可能也。

均、平治也。三者、亦知仁勇之事，天下之至難也。然

皆倚於一偏，故資之近而力能勉者，皆足以能之。至於中庸，雖若易能，然非義精仁熟，而無一毫人欲之私者，不能及也。三者難而易。中庸易而難，此民之所以鮮能也。

右第九章。

亦承上章，以起下章。

子路問強。

子路、孔子弟子仲由也。子路好勇，故問強。

子曰。南方之強

與。北方之強與。抑而強與。

與、平聲。抑、語辭。而、汝也。

寬柔

以教。不報無道。南方之強也。君子居之。

寬柔以教、謂合容巽順，以誨人之不及也。不報無道，謂橫逆之來，直受之而不報也。南方風氣柔弱，故以含忍之力，勝人爲強，君子之道也。

衽金革

。死而不厭。北方之強也。而強者居之。。在、席也。

。金、戈兵之屬。革、甲冑之屬。北方風氣剛勁，故以果敢之力，勝人爲強，強者之事也。故君子和而不流。強

哉矯。中立而不倚。強哉矯。國有道。不變

塞焉。強哉矯。國無道。至死不變。強哉矯

。此四者、汝之所當強也。矯、強貌。詩曰、矯矯虎臣，是也。倚、偏著也。塞、未達也。國有道，不變未遷之所守。國無道，不變平生之所守也。此則所謂中庸之不

可能者，非有以自勝其人欲之私，不能擇而守也。君子之強，孰大於是，夫子以是告子路者，所以抑其血氣之剛，而進之以德義之勇也。

右第十章。

子曰。素隱行怪。後世有述焉。吾弗爲

之矣。

素、按漢書當作索，蓋字之誤也。索隱行怪，言深求隱僻之理，而過爲詭異之行也。然以其足以欺世而盜名，故後世或有稱述之者，此知之過而不

擇乎善，行之過而不用其中，不當強而強者也。聖人豈爲之哉。君子遵道而行。半途而廢。

吾弗能已矣。

道道而行，則能擇乎善矣；半途而廢，則力之不足也。此其知雖足以及之，而行有之不逮，當強而不強者也。已、止也。

聖人於此，非勉焉而不敢廢，蓋至誠無息，自有所不能止也。君子依乎中庸。遯世不見知

而不悔。唯聖者能之。

不爲妄隱行怪，則依乎中庸而已。不能半途而廢，是以遯世不見知而不悔也。此中

庸之敬肆，知之盡，仁之至，不賴勇而裕如者，正吾夫子之事，而猶不自居也。故曰，惟聖者能之而已。

右第十一章

子思所引夫子之言，以明首章之義者，止此。蓋此篇大旨，以智、仁、勇三達德爲入道之門。

；故於篇首即以大舜、顏淵、子路之舉明之。舜、知也。顏淵、仁也。子路、勇也。三者廢其一，則無以造道而成德矣。餘見第二十章。

君子之道。費而隱。費、符未反○費、用之廣也。隱、體之微也。夫婦之

愚。可以與知焉。及其至也。雖聖人亦有所不知焉。夫婦之不肖。可以能行焉。及其至也。雖聖人亦有所不能焉。天地之大也。人猶有所憾。故君子語大。天下莫能載焉。語小。天下莫能破焉。與去聲○君子之道，近自夫婦居室之間，遠而至於聖人天地之所不能盡，其大無外，其小無

內，可謂費矣。然其理之所以然，則隱而莫之見也。蓋可知可能者。道中之一事，及其至而聖人不知不能，則舉全體而言，聖人固有所不能盡也。侯氏曰，聖人所不知，如孔子問禮問官之類，所不能，如孔子不得位、堯舜病博施之類。愚謂人所憾於天地，如覆載生成之篇，及寒暑災沴之不得其正者。詩曰。鳶飛

戾天。魚躍于淵。言其上下察也。

寫余專反○詩、大雅旱麓之篇，爲、

鷓類。戾、至也。察、著也。子思引此詩以明化育流行，上下昭著，莫非此理之用，所謂敷也。然其所以然者，則非見聞所及，所謂隱也。故程子曰、此一節，子思喫緊爲人處，活潑潑地，讀君子之道。造端乎夫婦。及其至也者，其致思焉。

。察乎天地。

活上文。

右第十二章。子思之言。蓋以申明首

章道不可離之意也。其下八章。雜引

孔子之言以明之。

子曰。道不遠人。人之爲道而遠人。不

可以爲道。

道者，率性而已，固衆人之所能知能行者也，故常不遠於人。若爲道者，厭其卑近，以爲不足爲，而反務爲高遠難行之事，則非

所以爲道矣。

詩曰。伐柯伐柯。其則不遠。執柯以伐

柯。睨而視之。猶以爲遠。故君子以人治人

。改而止。

睨，研計反。○詩、臨風伐柯之篇，柯、斧柄。則、法也。睨、邪視也。言人執柯伐木，以爲柯者，彼柯長短之法，在此柯耳。然猶

有彼此之別，故伐者視之，猶以爲遠也。若以人治人，則所以爲人之道，各在當人之身，初無彼此之別，此君子之治人也。卽以其人之道，還治其人之身，其人能改，卽止不

治，蓋責之以其所能知能行，非欲其遠人以爲道也。張子所謂以衆人望人則易從，是也。

忠恕違道不遠。施諸

己而不願。亦勿施於人。

盡己之心爲忠，推己及人爲恕。違、去也。如春秋傳，齊師違穀七里之遠，

言自此至彼，相去不遠，非背而去之謂也。道、卽其不遠人者是也。施諸己而不願，亦勿施於人，忠恕之事也。以己之心，度人之心，未嘗不同，則道之不遠於人者可見。

故己之所欲，則勿以施之於人，亦不遠人以爲道之事。張子所謂以愛己之心愛人，則盡仁，是也。君子之道四。丘未

能一焉。所求乎子。以事父，未能也。所求

乎臣。以事君，未能也。所求乎弟。以事兄

，未能也。所求乎朋友。先施之，未能也。

庸德之行。庸言之謹。有所不足。不敢不勉

。有餘不敢盡。言顧行。行顧言。君子胡不

慥慥爾。

子臣弟友四字絕句。○求、猶責也。道不遠人，凡己之所以責人者，皆道之所當然也。故反之以自責而自備焉。庸、平常也。行者、踐其實

。謹者、擇其可。德不足而勉，則行益力，言有餘而訥，則謹益至。謹之至，則言顧行矣。行之力，則行實言矣。慥慥、篤實貌。言君子之言行如此，豈不慥慥乎，贊美之也。

凡此皆不察人以爲道之事，張子所謂以責人之心責己，則盡道，是也。

右第十三章。

道不遠人者，夫婦所能，丘宋能一者，聖人不能，皆費也。而其所以然者，則至隱存焉。

下章放此。

君子素其位而行。不願乎其外。

素、猶見在也。言君子但因

見在所居之位，而爲其所當爲，無慕乎其外之心也。

素富貴。行乎富貴。素貧賤。

行乎貧賤。素夷狄。行乎夷狄。素患難。行

乎患難。君子無入而不自得焉。

難去聲。此言素其位而行也。

在上位。不陵下。在下位。不援上。正己而不

求於人。則無怨。上不怨天。下不尤人。

援平

此言不願乎其外也。

故君子居易以俟命。小人行險以徼幸。

。易去聲。○易、平地也。居易、素位而行也。俟命、不願乎外也。徼、求也。幸、謂所不當得而得者。子曰。射有似乎

君子。失諸正鵠。反求諸其身。

正音征，鵠工毒反。○畫布曰正，棲皮曰鵠，皆

侯之中，射之的也。子思引此孔子之言，以篇上文之意。

右第十四章。子思之言也。凡章首無子曰字者放此。

君子之道。辟如行遠必自邇。辟如登高

必自卑。詩曰。妻子好合。如鼓瑟琴。兄

弟既翕。和樂且耽。宜爾室家。樂爾妻帑。

好去聲，耽詩作湛亦音耽，樂音洛○詩、小雅棠棣之篇、子曰。父母其
鼓瑟琴、和也。翕、亦合也。耽、亦樂也。帑、子孫也。

子曰。父母其
安樂之矣。子思引詩及此語，以明行遠自邇、登高自卑之意。

右第十五章。

子曰。鬼神之爲德。其盛矣乎。
程子曰：鬼神、天地之用

，而造化之迹也。張子曰，鬼神者、二氣之良能也。愚謂以二氣言，則鬼神、陰之靈也。神者、陽之靈也。以一氣言，則至而伸者爲神，反而隱者爲鬼，其實一物而已。爲德

、猶言性
情功效。視之而弗見。聽之而弗聞。體物而不可

遺。
鬼神無形與聲，然物之終始，莫非陰陽合散之所爲。是其
爲物之體，而物所不能遺也。其言體物，猶易所謂幹象。使天下之

人。齊明盛服。以承祭祀。洋洋乎。如其

上。如在其左右。齊、側皆反。齊之爲言齊也，所以齊不齊而致其齊也。明、猶潔也。洋洋、流動充滿之意。能使人畏

敬奉承，而發見昭著如此，乃其體物而不可遺之驗也。孔子曰，其氣發揚於上爲昭明，焜蒿悽愴，此百物之精也。神之著也，正謂此爾。詩曰。神

之格思。不可度思。矧可射思。度待洛反。射音亦詩作數。詩、大雅抑之篇。

格、來也。矧、况也。射、厭也。言厭怠而不敬也。思、語辭。夫微之顯。誠之不可揜。如

此夫。夫音扶。誠者、真實無妄之謂，陰陽合散，無非實者，故其發見之不可揜如此。

右第十六章。不見不聞，隱也。禮物如在，矧亦費矣。此論三章、以其費之小者而言；此後三章、以其費

之大者而言；此一章、兼費隱、包小大而言。

子曰。舜其大孝也與。德爲聖人。尊爲

天子。富有四海之內。宗廟饗之。子孫保之。

。與平聲。○子孫，謂虞思陳胡公之屬。故大德。必得其位。必得其祿。

必得其名。必得其壽。舜年百有十歲。故天之生物。必

因其材而篤焉。故栽者培之。傾者覆之。材，質也。

篤，篤、厚也，栽、植也，氣至而滋息爲培，氣反而游散則覆。詩曰。嘉樂君子。憲憲令德。

宜民宜人。受祿于天。保佑命之。自天申

之。詩，大雅假樂之篇，假，當依此作嘉。憲，當依詩作顯。申，重也。故大德者。必受命。

受命者：受天命爲天子也。

右第十七章

此由庸行之常，推之以極其至，早道之用廣也，而其所以然者，則爲禮徵矣，後二章亦此意。

子曰：無憂者。其惟文王乎。以王季爲

父。以武王爲子。父作之。子述之。

此言文王之事，書言王季其

勤王家，蓋其所作，亦積功累仁之事也。

武王纘大王王季文王之緒。

壹戎

衣。而有天下。身不失天下之顯名。尊爲天

子。富有四海之內。宗廟饗之。子孫保之。

大、晉秦下閭。○此言武王之事，纘，繼也。大王，王季之父也。書云：大王肇基王迹，詩云：至於大王，實始翦商。緒，業也。戎衣，甲冑之屬，壹戎衣，武成文，言一著戎衣以

也。伐紂也。武王未受命。周公成文武之德。追王大王。也。王季。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。斯禮也。達乎諸侯大夫。及士庶人。父爲大夫。子爲士。葬以大夫。祭以士。父爲士。子爲大夫。葬以士。祭以大夫。期之喪。達乎大夫。三年之喪。達乎天子。父母之喪。無貴賤一也。

追王之王去聲。○此言周公之事，末，猶老也。追王，蓋推文武之意，以及乎王遊之所起也。先公，猶謂以上至王親也。上祀，此公以天子之禮，又推大王王季之意，以及於無窮也。謂爲禮法，以及天下，使無所死者之皆，祭用生者之禮，其服自期以下，諸侯絕，大夫降，而父母之喪上下同之，推己以及人也。

右第十八章。

子曰。武王周公。其達孝矣乎。達、通也。承上章而言武王

周公之孝，乃天下之大通謂之孝，猶孟子之言達孝也。夫孝者。善繼人之志。善述人

之尊者也。上章言武王續大王王季文王之緒，以有天下，而周公成文武之德，以追崇其先祖，此樂志述事之大者也。下文又以其所制祭祀之

禮，通於上下者言之。春秋。修其祖廟。陳其宗器。設其裳

衣。薦其時食。祖廟、天子七，諸侯五，大夫三，適工二，官師一。宗器、先世所藏之重器，若周之赤刀大訓天球河圖之屬也。

。裳衣、先烈之遺衣服，祭則祭之以授尸也。時食、四時之食，各有其物，如春行羔豚膳嘗香之類，是也。宗廟之禮。所以

序昭穆也。序爵。所以辨貴賤也。序事。所

以辨賢也。旅酬下爲上。所以逮賤也。燕毛

。所以序齒也。

昭、如字。爲、去聲。○宗廟之次，左爲昭，右爲穆，而子孫亦以爲序。有事於太廟，則子姓兄弟，率昭穆稱威在

而而不失其倫焉。爵、公侯卿大夫也；事、宗廟有司之職事也；旅、祭也；酬、再飲也；旅酬之禮，賓弟子兄弟之子，各舉觴於其長，而衆相酬；蓋宗廟之中，以有事爲榮，

故逮及賤者，使亦得以申其敬也。燕毛、祭畢而燕，則以毛髮之色，別長幼爲坐次也。齒、年數也。踐其位、行其禮。

奏其樂。敬其所尊。愛其所親。事死如事生

。事亡如事存。孝之至也。

踐、猶履也；其、指先王也；所尊所親，先王之祖考子孫臣庶也。

始死謂之死，既葬則曰反而亡焉；皆指先王也。此結上文兩節，皆遠志遠事之意也。

郊社之禮。所以事上

帝也。宗廟之禮。所以祀乎其先也。明乎郊

社之禮。締嘗之義。治國其如示諸掌乎。祭天、

社、祭地；不言后土者、省文也。禘、天子宗廟之大祭，追祭太祖之所自出於太廟，而以太祖配之也。嘗、秋祭也；四時皆祭，舉其一耳。禮必有義，善舉之，互文也。示、與視同；視諸掌，言易見也。此與、與禮文意，大同小異，記有詳略耳。

右第十九章。

哀公問政。哀公、魯君名涛。子曰。文武之政。布在

方策。其人存。則其政舉。其人亡。則其政

息。方、版也；策、簡也；息、猶滅也；有是君有是臣，則有是政矣。人道敏政。地道敏樹。

中央政也者。蒲盧也。夫、香扶○敏、速也；蒲盧、洗括以爲蒲盧是也；以人立政，猶以地種樹，其成速矣。而蒲

華又易生之物，其成尤速也；言人成政學，其易如此。

故爲政在人。取人以身。修身

以道。修道以仁。

此承上文人道做政而言也。爲政在人，家語作爲政在於得人。語意尤備。人，謂賢耳。身，指君身。道者

天下之遠道。仁者，天地生物之心。而人得以生者。所謂仁者，善之長也。言人君爲政，在於得人；而取人之則，又在修身；能仁其身，則有君有臣而政無不舉矣。仁

者，小人也。親親爲大。義者，宜也。尊賢爲

大。親親之殺。尊賢之等。禮所生也。殺去聲。指人

身而言，具此生理，自然便有惻怛慈愛之森，淡體味之可見。宜者，分別事理，各有所宜也。禮、則節文斯二者而已。在下位。不獲

乎上。民不可得而治矣。鄭氏曰：「此句在下，誤重在此。」故君子不

可以不修身。思修身。不可以不事親。思事

親。不可以不知人。思知人。不可以不知天。

為政在人，取人以身。故不可以不修身；修身以道，修道以仁，故思修身，不可以不事親；循養親之仁，必由尊賢之義，故又當知人。親親之殺，尊賢之等，皆天

理也；故又當知天。

天下之達道五。所以行之者三。曰。

君臣也。父子也。夫婦也。昆弟也。朋友之

交也。五者、天下之達道也。知、仁、勇、

三者。天下之達德也。所以行之者一也。知、去聲

○達道者，天下古今所共由之路，即書所謂五典，孟子所謂父子有親，君臣有義，夫婦有別，長幼有序，朋友有信，是也。知、所以知此也；仁、所以體此也；勇、所以強此也；

謂之達德者，天下古今所同得之理也。一，則誠而已矣。道雖人所共由，然無是三德，則無以行之；達德雖人所同得，然一有不誠，則人欲間之，而總非其德矣。程子曰：

「所謂誠者，正是誠貫此三者，三者之外，更別無誠」。或生而知之。或學而知之。或

困而知之。及其知之。一也。或安而行之。

或利而行之。或勉強而行之。及其成功。一

也。強，上聲。○知之者之所行，謂達道也；以其分而言，則所以知者，知也；所以以行者，仁也，所以至於知之成功而一者，勇也；以其等而言，

則生知安行者，知也；利行者，仁也；困知勉行者，勇也；蓋人性雖無不善，而氣稟有不同者，故間道有蓋莫，行道有難易，然能自強不息，則其至一也。呂氏曰：「所入之塗雖異，而所至之域則同」，此所以爲中庸，若乃企生知安行之資，爲不可幾及，經困知勉行，謂不能有成，此道之所以不明不行也。子曰。好

學近乎知。力行近乎仁。知恥近乎勇。子曰三字衍文，好

學近乎知之知並去聲。○此言未及乎達德，而求以入德之事，通上文三知爲知，三行爲仁，則此三近者，勇之次也。呂氏曰：愚者，自是而不求；自私者，徇人欲而忘返；懦者，甘爲

人下而不辭，故好學非知，然足以破愚；力行非仁，然足以忘怨；知恥非勇，然足以起惰。知斯三者，則知所以

修身。知所以修身。則知所以治人。知所以

治人。則知所以治天下國家矣。

斯三者，指三近而言。人者，對己之稱；天下

國家，則蓋乎人矣。言此以結上文修身之意，起下文九經之端也。

凡為天下國家有九經。曰

修身也。尊賢也。親親也。敬大臣也。體

羣臣也。子庶民也。來百工也。柔遠人也。

懷諸侯也。

經，常也。體，謂設以身處其地而察其心也。子，如父母之愛其子也。柔遠人，所謂無忘賓旅者也。此列九經之目也。呂氏曰：一

天下國家之本在身。故修身為九經之本，然必親師取友，然後修身之道進，故尊賢次之。道之所進，莫先其家，故親親次之；由家及朝廷，故敬大臣體羣臣次之；由朝廷以及

此九經之序也。親羣臣猶吾四體，視百姓猶吾手足，此視臣視民之別也。修身。

則道立。尊賢，則不惑。親親，則諸父昆弟
不怨。敬大臣，則不眩。體羣臣，則士之報
禮重。子庶民，則百姓勸。來百工，則財用
足。柔遠人，則四方歸之。懷諸侯，則天下

畏之。

此言九經之效也。道立，謂道成於己，而可爲民表，所謂皇建其有極，是也。不惑，謂不疑於理，不眩，謂不迷於事，敬大臣，則信任專，而小臣

不得以曲之；故臨事而不眩也。來百工，則通功易事，農末和資，故財用足，柔遠人，則天下之歸，皆悅而發於其塗，故四方歸；懷諸侯，則德之所施者博，而感之所至者廣矣。齊明盛服，非禮不動。所以修身也。去

讒遠色。賤貨而貴德。所以勸賢也。尊其位。
重其祿。同其好惡。所以勸親親也。官盛
任使。所以勸大臣也。忠信重祿。所以勸士
也。時使薄斂。所以勸百姓也。日省月試。
既稟稱事。所以勸百工也。送往迎來。嘉善
而矜不能。所以柔遠人也。繼絕世。舉廢國。
治亂持危。朝聘以時。厚往而薄來。所以

懷諸侯也。

齊、側皆反。去、上聲。遠、好、惡、斂、並去聲。既、許氣反。稟、被錦、力、爲二反。稱、去聲。朝、音潮。○此言九經之事也。官盛任使、謂官屬

樂盛，足任使令也。蓋大臣不當親細事，故所以優之。譬如如此。忠信重祿，謂特之誠而養之。厚，蓋以身體之，而知其所賴乎上者如此也。既讀曰餼，饋，稟，稍食也。稱事，如周禮棄人職曰、考其弓弩，以上下其食，是也。住、則爲之授節以送之。來、則豐其委積以迎之；朝、謂諸侯見於天子；聘、謂諸侯使大夫來獻；王制、比年一小聘，三年一大聘，五年一朝；燕賜厚而納貢薄。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。所以行之者

一也。

一者、誠也。一有不誠，則是九者，皆爲虛文矣。此九經之實也。

凡事豫則立。不豫

則廢。言前定。則不跲。事前定。則不困。

行前定。則不疚。道前定。則不窮。

跲、其切反。行去聲。○凡事

指達道遠德九經之闕。豫、素定也。哈、蹟也。疚、病也。既承上文，言凡事皆欲先立乎誠，如下文所推是也。

在下位。不獲乎

上。民不可得而治矣。獲乎上有道。不信乎

朋友。不獲乎上矣。信乎朋友有道。不順乎親。不信乎朋友矣。順乎親有道。反諸身不誠。不順乎親矣。誠身有道。不明乎善。不

誠乎身矣。

此又以下位者推言素定之意，反諸身不誠，謂反求諸身，而所存所發，未能真實無妄也。不明乎善，謂未能察於人心天命

之本然，而真知至善之所存也。

誠者，天之道也。誠之者，人之道

也。誠者，不勉而中。不思而得。從容中道

聖人也。誠之者，擇善而固執之者也。

辟。從。七容。此承上文誠身而言。誠者，真實無妄之謂，天理之本然也。誠之者，未能真實無妄，而欲其真實無妄之謂，人事之當然也。聖人之德，循然天理，真實無妄，不待

思勉，而從容中道，則亦天之道也。未至於聖，則不能無六欲之私，而其爲德不能皆實，故未能不思而得，則必擇善，然後可以明善，未能不勉而中，則必固執，然後可以誠身，此則所謂人之道也。不思而得，生知也。不勉而中，擇善、學知以下之事也。固執、利行以下之事也。博學之。審問

之。慎思之。明辨之。篤行之。

此誠之之目也。學問思辨，所以擇善而爲知，

學而知也。篤行，所以固執而爲仁，利而行也。程子曰：『五者廢其一，非學也。』

有弗學。學之弗能。弗

措也。有弗問。問之弗知。弗措也。有弗思

。思之弗得。弗措也。有弗辨。辨之弗明。

弗措也。有弗行。行之弗篤。弗措也。人一

能之。己百之。人十能之。己千之。君子之學，不爲則已，爲則

必要其成。故常百倍其功，此困而知、勉而行者也。勇之事也。果能此道矣。雖愚必明。雖

柔必強。

明者、澤善之功。強者、固執之效。呂氏曰：「君子所以學者，爲能變化氣質而已；德勝氣質，則愚者可進於明，柔者可進於強；不能勝

之，則雖有志於學，亦愚不能明，柔不能立而已矣。」蓋均善而無惡者，性也。人所同也。昏明強弱之稟不齊者，才也。人所異也。誠之者，所以反其同，而變其異也。夫以不美之質，求變而美，非百倍其功，不足以致之，今以鹵莽滅裂之學，或作或輟，以變其不美之質，及不能變，則曰天質不美，非學所能變，是果於自棄，其爲不仁甚矣。

右第二十章。

此引孔子之言，以繼大舜文武周公之緒，明其所傳之一致，舉而措之，亦猶是耳。蓋包養隱

，兼小大，以終十二章之意，章內語說始詳，而所謂說者，實此篇之樞紐也。又按孔子家語，亦載此章，而其文尤詳。成功一也之下，有公曰：「子之言美矣至矣，寡人實固，不足以戒之也」；故其下復以子曰起答辭，今無此問辭，而猶有子曰二字，蓋子思刪其繁文，以附於篇，而所刪有不盡者，今當爲衍文也。博學之以下，家語無之，意彼有關文，抑此或子思所補也歟？

自誠明 謂之性。自明誠。謂之教。誠

則明矣。明則誠矣。

自、由也。德無不實，而明無不照者，聖人之德，所性而有者也。天道也。先明乎善，而後

能實其善者，賢人之學，由教而入者也，人道也。誠則無不明矣，明則可以至於誠矣。

右第二十一章。子思承上章夫子天道人道之意。而立言也。自此以下十二章。皆子思之言。以反覆推明此章之意。

唯天下至誠。爲能盡其性。能盡其性。

則能盡人之性。能盡人之性。則能盡物之性。能盡物之性。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。可以

贊天地之化育。則可以與天地參矣。

天下至誠，謂聖人之德之實。

，天下莫能加也。盡其性者，德無不實，故無欲之私；而天命之在我者，察之由之，巨細精粗，無毫髮之不盡也。人物之性，亦我之性，但以所賦形氣不同，而有異耳；能盡之者，謂知之無不明，而處之無不當也。贊、猶取也。與天地參，謂與天地並立爲三也，此自誠而明者之事也。

右第二十二章。

言天道也。

其次致曲。曲能有誠。誠則形。形則著。著則明。明則動。動則變。變則化。唯天

下至誠爲能化。

其次、通大賢以下，凡誠有未至者而言也。致、推致也。曲、一偏也。形者、積中而發外。善、則又加顯矣。

明、則又光輝發越之盛也。動者、誠能動物，變者、物從而變，化、則有不知其所以然者。蓋人之性無不同，而氣則有異，故惟聖人能舉其性之全體而盡之；其次、則必自其善端發見之偏，而悉推致之，以各造其極也。曲無不致，實德無不實，而形著勳變之功，自不能已，變而至於能化，則其至誠之妙，亦不異於聖人矣。

右第二十三章。

言人道也。

至誠之道。可以前知。國家將興。必有

禎祥。國家將亡。必有妖孽。見乎蓍龜。動

乎四體。禍福將至。善、必先知之。不善、

必先知之。故至誠如神。

見、音現。○禎祥者、福之兆。妖孽者、禍之萌。著、所以筮。龜、所以卜。

謂動作威儀之間，如執玉高卑，其容俯仰之類，凡此皆理之先見者也。然唯誠之至極，而無一毫私僞留於心目之間者，乃能有以察其幾焉。神、謂鬼神。

右第二十四章。

言天道也。

誠者，自成也。而道，自道也。

道也之道，言導也。言誠者、

物之所以自成；而道者，人之所當自行也。誠以心言，本也。道以理言，用也。

誠者，物之終始。不誠

無物。是故君子誠之爲貴。

天下之物，皆實理之所爲，故必得是理，然後有是物；所得之理

既盡，則是物亦盡而無有矣。故人之心，一有不實，則雖有所爲，亦如無有，而君子必以誠爲貴也。蓋人之心能無不實，乃爲有以自成，而道之在我者，亦無不行矣。

誠者，非自成己而已也。所以成物也。成己

仁也。成物。知也。性之德也。合外內之

道也。故時措之宜也。知、去聲。誠雖所以成己，然既有以自成，則自然及物，而道亦行於彼矣。仁者、

體之存。知者、用之發。是皆吾性之固有，而兼內外之殊，既得於己，則見於事者，以時措之，而皆得其宜也。

右第二十五章。言人道也。

故至誠無息。不息則久。久則徵。

既無虛假，自無間斷。

久、常於中也。徵、驗於外也。徵則悠遠。悠遠則博厚。博厚則

高明。此皆以其驗於外者言之，鄒氏所謂「至誠之德，著於四方」者是也。存諸中者既久，則驗於外者，益悠遠而無窮矣。悠遠、故其積也。廣博而深厚

博厚、故其發也。高大而光明。博厚。所以載物也。高明。所以覆

物也。悠久。所以成物也。悠久、即悠遠，兼內外而言之也。本以悠遠致高厚，而高厚又悠

久也。此言聖人與天地同用。

博厚配地。高明配天。悠久無疆。

此言聖人與天地同體。

如此者。不見而章。不動而變。無爲

而成。

見、音現。見、猶示也。不見而章，以配地而言也。不動而變，以配天而言也。無爲而成，以無聽而言也。

天地之道

。可一言而盡也。其爲物不貳。則其生物不

測。

此以下，復以天地明至誠無息之功用，天地之道，可一言而盡，不遺曰誠而已，不貳，所以誠也。誠故不息，而生物之多，有莫知其所以然者。

夫

地之道。博也。厚也。高也。明也。悠也。

久也。

言天地之道，誠一不貳，故能各極其盛，而有下文空物之功也。

今夫天。斯昭昭之多

。及其無窮也。日月星辰繫焉。萬物覆焉。

今夫地。一撮土之多。及其廣厚。載華嶽而不重。振河海而不洩。萬物載焉。今夫山。一卷石之多。及其廣大。草木生之。禽獸居之。寶藏興焉。今夫水。一勺之多。及其不測。黿鼉蛟龍魚鼈生焉。貨財殖焉。

夫、音扶。華、藏、並去聲。

。卷、平聲。勺、市若反。○昭昭、猶耿耿，小見也。此指其一處而言之；及其無窮，猶十二章及其至也之意，蓋舉全體而言也。振、收也。卷、匹也。此四條、皆以發明由其不貳不息，以致盛大而能生物之意，然天地山川，實非由積累而後大，讀者不以辭害意可也。

詩云。維天之命。

於穆不已。蓋曰。天之所以爲天也。於乎不

顯。文王之德之純。蓋曰文王之所以爲文也。

。純亦不已。

於、音烏。乎、音呼。○詩、周頌維天之命篇、於、歎辭、穠、深遠也。不顯、猶言豈不顯也。純、純一不雜也；引此以

明至誠無息之意。程子曰：『天道不已，文王純於天道亦不已。』。純、則無二無雜，不已、則無間斷先後。

右第二十六章

言天道也。

大哉。聖人之道。

包下文兩節而言。

洋洋乎。發育萬

物。峻極于天。

峻、高大也，此言道之極於至大而無外也。

優優大哉。禮儀

三百。威儀三千。

優、優、充足有餘之意。禮儀、經禮也，威儀、曲禮也。此言道之入於至小而無間也。

待

其人而後行。

總結上兩節。

故曰。苟不至德。至道不

凝焉。

至德、謂其人，至道、指上兩節而言也。凝、聚也，成也。

故君子尊德性。而道

問學。致廣大。而盡精微。極高明。而道中

庸。溫故而知新。敦厚以崇禮。

尊者、恭敬奉持之意。德性者、吾所受於天之

正理；道、由也。溫、猶燜溫之溫，謂故學之矣，復時習之也。敦、加厚也，尊德性、所以存心，而極乎道體之大也；道問學、所以致知而盡乎道體之細也。三者，修德凝道

之大端也，不以一事私意自蔽，不以一事私欲自累，涵泳乎其所已知，敦篤乎其所已能，此皆存心之屬也。析理、則不使有毫釐之差；處事，則不使有過不及之謬；理義、則

日知其所未知，節文，則日謹其所未謹；此皆致知之屬也。蓋非存心、無以致知，而在心者，又不可以不致知，故此五句，大小相資，首尾相應，聖賢所示入德之方，莫詳於

此，學者宜盡心焉。是故居上不驕。爲下不倍。國有道。

其言足以興。國無道。其默足以容。詩曰。

既明且哲。以保其身。其此之謂與。倍與背同。與、平聲。○與、

謂與起在位也。詩、大雅蒸民之篇。

右第二十七章。言人道也。

子曰。愚而好自用。賤而好自尊。生乎

峿之世。反古之道。如此者。裁及其身者也

峿、去聲。裁、古災字。○以上孔子之言。子思引之。反、復也。非天子。不議禮。不制度

。不考文。此以下，子思之言。禮、親疏、貴賤相接之體也。度、品制。文、書名。今天下。車同

軌。書同文。行同倫。行、去聲。○今字思自謂當時也。軌、轍迹之度，倫、次序之體，三者皆同，言天下

一統也。雖有其位。苟無其德。不敢作禮樂焉。雖

有其德。苟無其位。亦不敢作禮樂焉。

鄭氏曰：一言作禮。

樂者，必聖人在天子之位。

子曰。吾說夏禮。杞不足徵也。吾學

殷禮。有宋存焉。吾學周禮。今用之。吾從

周。

此又引孔子之言。杞、夏之後，徵、證也。宋、殷之後，三代之禮，孔子皆嘗學之，而能言其意，但夏禮既不可考證，殷禮雖存，又非當世之法，惟周禮乃

時王之制，今日所用，孔子既不得位，則從周而已。

右第二十八章。

承上章爲下不倍而言，亦人道也。

王天下有三重焉。其寡過矣乎。

王、去聲。呂氏曰：「三重」

謂議禮、制度、考文，惟天子得與行之，則國不異政、家不殊俗，而人得寡過矣。上焉者。雖善無徵。無

徵不信。不信民弗從。下焉者。雖善不尊。

不尊不信。不信民弗從。上焉者、謂時王以前，如夏商之禮雖善，而皆不可考。下焉者、謂聖人在

下，如孔子雖善於禮，而不在尊位也。故君子之道。本諸身。徵諸庶民

。考諸三王而不繆。建諸天地而不悖。質諸

鬼神而無疑。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。此君子，指王天下者而言其

道，即議禮、制度、考文之事也。本諸身，有其德也。徵諸庶民，驗其所信從也。建、立也，立於此而參於彼也。天地者，道也。鬼神者，造化之迹也。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，

所謂聖人復起，不易吾言者也。質諸鬼神而無疑。知天也。百世以

俟聖人而不惑。知人也。知天知人，知其理也。是故君子動

而世爲天下道。行而世爲天下法。言而世爲

天下則。遠之則有望。近之則不厭。動、兼言行而言，道、兼法

則而言，法，法制也，則、準則也。詩曰。在彼無惡。在此無射。庶幾

夙夜。以永終譽。君子未有不如此。而蚤有

譽於天下者也。惡、去聲。射、音妬，詩作數○詩，周頌振鷺之篇，射、厭也，所謂此者，指本諸身以下六事而言。

右第二十九章。承上章居上不驕而言，亦人道也。

仲尼祖述堯舜。憲章文武。上律天時。

下襲水土。

禮、遠者，遠宗其道，盡意者，近守其法，律天時、法其自然之運，襲水土者，因其一定之理，皆兼內外該本末而言也。

辟

如天地之無不持載。無不覆幬。辟如四時之

錯行。如日月之代明。

辟、音譬。轉、徒報反。錯、猶迭也，此言聖人之德。

萬物並

育而不相害。道並行而不相悖。小德川流。

大德敦化。此天地之所以爲大也。

悖、猶背也，天覆地載，萬物並育於

其間，而不相害，四時日月，錯行代明，而不相悖，所以不害不相悖者，小德之川流；所以並育並行者，大德之敦化，小德者，全體之分；大德者，萬殊之本；川流者，如川之流，源緒分明，而往不息也。敦化者，敦厚其化，根本盛大，而出無窮也。此言天地之道，以見上文取辟之意也。

右第三十章。

言天道也。

唯天下至聖。爲能聰明睿知。足以有臨

也。寬裕溫柔。足以有容也。發強剛毅。足以

以有執也。齊莊中正。足以有敬也。文理密

察。足以有別也。

知之德。文、文直也。理、條理也。密、詳細也。察、明辨也。溥博淵泉。而時出之。

也。淵泉、靜深而有本也。出、發見也。言五者之德，充積於中，而以時發見於外也。溥博如天，淵泉如淵。

見而民莫不敬。言而民莫不信。行而民莫

不說。

中庸

五十五

施及蠻貊。舟車所至。人力所通。天之所覆。地之所載。日月所照。霜露所隊。凡有血氣者。莫不尊親。故曰配天。

施、去聲。隊、音隊。舟車所至以下，蓋極言

之，配天、言其德之所及，廣大如天也。

右第三十一章。

承上章而言小德之川流，亦天道也。

唯天下至誠。爲能經綸天下之大經。立天下之大本。知天地之化育。夫焉有所倚。

夫、音扶。焉、於虔反。經綸、皆治絲之事。經者、理其緒而分之。綸者、比其類而合之也。經、常也。大、釋者、品之人倫。大本者、所性之全體也。惟聖人之德，極誠無

妄，故於人倫，各盡其當然之實，而皆可以爲天下後世法，所謂經綸之也。其於所性之全體，無一毫人欲之僞以雜之，而天下之道，千變萬化，皆由此出，所謂立之也。其於天地之化育，則亦其極誠無妄者，有夫契焉。非但聞見之知而已。肫肫其仁，此皆至誠無妄，自然之功用，所倚著於物，而後能哉。

淵淵其淵。浩浩其天。

肫，之純反。○肫肫，懇至貌，以經綸而言也。淵淵，靜深貌，以立本而言也。浩浩

、廣大說，以知化而言也。其淵其天，則非特知之而已。

苟不固聰明聖知達天德者。

其孰能知之。

聖知之知，去聲。○固，猶實也。鄭氏曰：「唯聖人能知聖人也。」

右第三十二章。

承上章而言大德之教化，亦天道也。前章言至聖之德，此章言至誠之道，然至誠之

道，非至聖不能知；至聖之德，非至誠不能爲；則亦非二物矣。此篇言聖人天道之極致，至此而無以加矣。

詩曰。衣錦尙絅。惡其文之著也。故君

子之道。闇然而日章。小人之道。的然而日
亡。君子之道。淡而不厭。簡而文。溫而理
。知遠之近。知風之自。知微之顯。可與入

德矣。

衣、去聲。綱、口迴反。惡、去聲。闇、於咸反。○前章言聖人之德，極其盛矣。此復自下學立心之始言之。而下章又推之以至其微也。詩、國風衛碩人，鄭

之圭、皆作文教變衣、裳、綢同。黼衣也。尚、加也。古之學者爲己，故其立心如此。尚綱，故闇然；衣錦，故有日章之實；淡簡溫，綱之襲於外也。不厭而文且理焉，錦之美在中

也。小人反是，則暴於外，而無實以繼之，是以的然而日亡也。遠之近，見於彼者，由於此也。風之自，著乎外者，未乎內也。微之顯，有諸內者，形諸外也。有爲己之心，而又知此三者，則知所護而可久。詩云。潛雖伏矣。亦孔之昭。

。故君子內省不疚。無惡於志。君子之所不

可及者。其唯人之所不見乎。選、去聲。詩、小雅正月之篇，承上文言莫見承隱，莫

顯乎微也。疾、病也。無惡於志，猶言無愧心，此君子謹獨之事也。詩云。相在爾室。尙不愧

於屋漏。故君子不動而敬。不言而信。相、去聲。○詩、大

雅相之篇，相、視也。屋漏、室西北隅也。承上文又言君子之戒謹恐懼，無時不然，不待言動而後敬信，則其爲己之功，益加密矣，故下文引詩并言其效。詩曰

○奏假無言。時靡有爭。是故君子不賞而民

勸。○不怒而民威於鈇鉞。假格同。鈇音夫。○詩、商頌烈祖之篇，奏、進也。承上文而達及其效，言

進而感格於神明之際，極其誠敬，無有言說，而人自化者也。威、畏也。鈇、室斫刀也。鉞、斧也。詩曰，不顯惟德。

百辟其刑之。是故君子篤恭而天下平。諫、屬頌烈文之篇

不顯，能見第十六章，此借引以爲幽遠之意，承上文言天子有不顯之德，而諸侯法之，則其德愈深而效愈遠矣。篤，厚也。篤恭，言不顯其德也。篤恭而天下平，乃聖人至德淵微，自然之應，中庸之極功也。詩云。予懷明德。不大聲以色。

子曰。聲色之於以化民。未也。詩曰。德輶如毛。毛猶有倫。上天之載。無聲無臭。至

矣。

輶，由西二音。詩、大雅皇矣之篇，引之以明上文所謂不顯之德者，正以其不
大聲與色也。又引孔子之言，以爲聲色乃化民之末務，今但言不大之而已，則
猶有聲色者存，是未足以形容不顯之妙，不若蒸民之詩。所言德輶如毛，則庶乎可以形
容矣，而又自以爲謂之毛，則猶有可比者，是亦未盡其妙，不若文王之詩。所言上天之
載，無聲無臭，然後乃爲不顯之至耳。蓋聲臭有氣無形，在物最爲微妙，而猶曰無
聲，故唯此可以形容不顯篤恭之妙，非此德之外，又別有是三等，然後爲至也。

右第三十三章。子思因前章極致之言

反求其本。復自下學爲己謹獨之事。推而言之。以馴致乎篤恭而天下平之盛。又贊其妙。至於無聲無臭。而後已焉。蓋舉一篇之要而約之。其反復丁寧示人之意。至深切矣。學者其可不盡心乎。

（完）

中

中

美

禮記禮運篇

昔者仲尼與於蜡賓。事畢。出遊於觀之上。喟然而嘆。仲尼之嘆。蓋嘆魯也。言偃在側。曰。君子何嘆。孔子曰。大道之行也。與三代之英。丘未之逮也。而有志焉。大道之行也。天下爲公。選賢與能。講信脩睦。故人不獨親其親。不獨子其子。使

老有所終。壯有所用。幼有所長。矜寡孤獨
廢疾者。皆有所養。男有分。女有歸。貨、
惡其棄於地也。不必藏於己。力、惡其不出
於身也。不必爲己。是故謀閉而不興。盜竊
亂賊而不作。故外戶而不閉。是謂大同。

今大道既隱。天下爲家。各親其親。各
子其子。貨力爲己。大人世及以爲禮。城郭
溝池以爲固。禮義以爲紀。以正君臣。以篤

父子。以睦兄弟。以和夫婦。以設制度。以立田里。以賢勇知。以功爲己。故謀用是作。而兵由此起。禹、湯、文、武、成王、周公、由此其選也。此六君子者。未有不謹於禮者也。以著其義。以考其信。著有過。刑仁講讓。示民有常。如有不由此者。在執者去。衆以爲殃。是謂小康。

言偃復問曰。如此乎禮之急也。孔子曰

夫禮。先王以承天之道。以治人之情。故失之者死。得之者生。詩曰。相鼠有體。人而無禮。人而無禮。胡不遄死。是故夫禮。必本於天。殽於地。列於鬼神。達於喪祭射御冠昏朝聘。故聖人以禮示之。故天下國家可得而正也。

言偃復問曰。夫子之極言禮也。可得而聞與。孔子曰。我欲觀夏道。是夏之杞。而

不足徵也。吾得夏時焉。我欲觀殷道。是故之宋。而不足徵也。吾得坤乾焉。坤乾之義。夏時之等。吾以是觀之。夫禮之初。始諸飲食。其燔黍稷豚。汙尊而抔飲。蕡桴而土鼓。猶若可以致其敬於鬼神。及其死也。升屋而號。告曰。皋某復。然後飯腥而苴孰。故天望而地藏也。體魄則降。知氣在上。故死者北首。生者南鄉。皆從其初。昔者先王

。未有宮室。冬則居營窟。夏則居橧巢。未
有火化。食草木之實。鳥獸之肉。飲其血。
茹其毛。未有麻絲。衣其羽皮。後聖有作。
然後脩火之利。范金合土。以爲臺榭宮室牖
戶。以炮。以燔。以亨。以炙。以爲醴酪。
治其麻絲。以爲布帛。以養生送死。以事鬼
神上帝。皆從其朔。故玄酒在室。醴醕在戶。
粢醲在堂。澄酒在下。陳其犧牲。備其鼎

俎。列其琴瑟。管磬鐘鼓。修其祝嘏。以降
上神。與其先祖。以正君臣。以篤父子。以
睦兄弟。以齊上下。夫婦有所。是謂承天之
祜。作其祝號。玄酒以祭。薦其血毛。腥其
俎。孰其醢。與其越席。疏布以冪。衣其漼
帛。醴醢以獻。薦其燔炙。君與夫人交獻。
以嘉魂魄。是謂合莫。然後退而合享。體其
犬豕牛羊。實其簠簋。邊豆。鉶羹。祝以孝告。

報以慈告。是謂大祥。此禮之大成也。

孔子曰。嗚呼哀哉。我觀周道。幽厲傷之。吾舍魯何適矣。魯之郊禘。非禮也。周公其衰矣。杞之郊也。禹也。宋之郊也。契也。是天子之事守也。故天子祭天地。諸侯祭社稷。祝報莫敢易其常古。是謂大假。祝報辭說。藏於宗祝巫史。非禮也。是謂幽國。及尸君。非禮也。是謂僭君。冕弁兵革。

藏於私家。非禮也。是謂脅君。大夫具宮
祭器不假。聲樂皆具。非禮也。是謂亂國
。故仕於公曰臣。仕於家曰僕。三年之喪
與新有昏者。期不使以衰裳入朝。與家僕雜
居齊齒。非禮也。是謂君與臣同國。故天子
有田。以處其子孫。諸侯有國。以處其子孫
。大夫有采。以處其子孫。是謂制度。故天
子適諸侯。必舍其祖廟。而不以禮籍入。是

謂天子壞法亂紀。諸侯非問疾取壽。而入讓
臣之家。是謂君臣爲諱。是故禮者禮之。大極
也。所以別嫌明微。儻鬼神。考制度。其別位
義。所以治政安君也。故政不正則君位危。
君位危則大臣倍。小臣竊。刑肅而俗傲。則
法無常。法無常而禮無列。禮無列則士不事
也。刑肅而俗傲。則民弗歸也。是謂疵國。
故政者。君之所以藏身也。是故夫政必相於

天。殺以降命。命降于社之謂殺地。降于社廟之謂仁義。降於山川之謂興作。降於五祀之謂制度。此聖人所以藏身之固也。

故聖人參於天地。並於鬼神。以治政也。處其所存。禮之序也。玩其所樂。民之治也。故天生時。而地生財。人其父生而師教之。四者君以正用之。故君者立於無過之地也。故君者所明也。非明人者也。君者所養

也。非養人者也。君者所事也。非事人者也。
故君明人則有過。養人則不足。事人則失
位。故百姓則君以自治也。養君以自安也。
事君以自顯也。故禮達而分定。故人皆愛其
死而患其生。故用人之知去其詐。用人之勇
去其怒。用人之仁去其貪。故國有患。君死
社稷。謂之義。大夫死宗廟。謂之變。故聖
人耐以天下爲一家。以中國爲一人者。非意

之也。必知其情。辟於其義。明於其利。達於其患。然後能爲之。

何謂人情。喜、怒、哀、懼、愛、惡、欲。七者弗學而能。何謂人義。父慈、子孝、兄良、弟弟、夫義、婦聽、長惠、幼順、君仁、臣忠。十者謂之人義。講信脩睦。謂之人利。爭奪相殺。謂之人患。故聖人之所以治人七情。修十義。講信脩睦。尚辭讓。

去爭奪。舍禮何以治之。飲食男女。人之大欲存焉。死亡貧苦。人之大惡存焉。故欲惡者。心之大端也。人藏其心。不可測度也。美惡皆在其心。不見其色也。欲一以窮之。舍禮何以哉。

故人者。其天地之德。陰陽之交。鬼神
之會。五行之秀氣也。故天秉陽。垂日星。
地秉陰。竅於山川。播五行於四時。和而后

月生也。是以三五而盈。三五而闕。五行之動。迭相竭也。五行、四時、十二月、還相爲本也。五聲、六律、十二管、還相爲宮也。五味、六和、十二食、還相爲質也。五色、六章、十二衣、還相爲質也。

故人者。天地之心也。五行之端也。食味、別聲、被色、而生者也。故聖人作則。必以天地爲本。以陰陽爲端。以四時爲柄。

以日星爲紀。月以爲量。鬼神以爲徒。五行以爲質。禮義以爲器。人情以爲田。四靈以爲畜。

以天地爲本。故物可舉也。以陰陽爲端。故情可睹也。以四時睦爲柄。故事可勸也。以日星爲紀。故事可列也。月以爲量。故功有藝也。鬼神以爲徒。故事有守也。五行以爲質。故事可復也。禮義以爲器。故事行

有考也。人情以爲田。故人以爲奧也。四靈以爲畜。故飲食有由也。

何謂四靈。麟、鳳、龜、龍，謂之四靈。故龍以爲畜。故魚鮪不滄。鳳以爲畜。故鳥不獮。麟以爲畜。故獸不狘。龜以爲畜。故人情不失。故先王秉著龜。列祭祀。瘞繪。宣祝嘏辭說。設制度。故國有禮。官有御。事有職。禮有序。故先王患禮之不達於下。

也。

故祭帝於郊。所以定天位也。祀社於國。所以列地利也。祖廟。所以本仁也。山川。所以儷鬼神也。五祀。所以本事也。故宗祝在廟。三公在朝。三老在學。王前巫而後史。卜筮瞽侑。皆在左右。王中。心無爲也。以守至正。故禮行於郊。而百神受職焉。禮行於社。而百貨可極焉。禮行於祖廟。而

孝慈服焉。禮行於五祀。而正法則焉。故自郊社、祖廟、山川、五祀。義之修而禮之藏也。

是故夫禮。必本於大一。分而爲天地。轉而爲陰陽。變而爲四時。列而爲鬼神。其降曰命。其官於天也。夫禮必本於天。動而之地。列而之事。變而從時。協於分藝。其居人也曰養。其行之以貨力。辭讓、飲食、

冠昏、喪祭。射御、朝聘。

故禮義也者。人之大端也。所以講信脩睦。而固人之肌膚之會。筋骸之束也。所以養生。送死。事鬼神之大端也。所以達天道。順人情之大寶也。故唯聖人爲知禮之不可以已也。故壞國、喪家、亡人。必先去其禮。

故禮之於人也。猶酒之有蘖也。君子以

厚。小人以薄。

故聖王脩義之柄。禮之序。以治人情。故人情者。聖王之田也。修禮以耕之。陳義以種之。講學以耨之。本仁以聚之。播樂以安之。故禮也者。義之實也。協諸義而協。禮則雖先王未之有。可以義起也。義者。藝之分。仁之節也。協於藝。講於仁。得之者強。仁者。義之本也。順之體也。得之者尊。

故治國不以禮。猶無耜而耕也。爲禮不本於義。猶耕而弗種也。爲義而不講之以學。猶種而弗耨也。講之於學而不合之以仁。猶耨而弗穫也。合之以仁而不安之樂。猶穫而弗食也。安之以樂而不達於順。猶食而弗肥也。四體旣正。膚革充盈。人之肥也。父子篤。兄弟睦。夫婦和。家之肥也。大臣法

·小臣廉。官職相序。君臣相正。國之肥也。
·天子以德爲車。以樂爲御。諸侯以禮相與。
·大夫以法相序。士以信相考。百姓以睦相
守。天下之肥也。是謂大順。大順者。所以
養生、送死。事鬼神之常也。故事大積焉而
不苑。並行而不繆。細行而不失。深而通。
茂而有間。達而不相及也。動而不相害也。
此順之至也。故明於順。然後能守危也。

故禮之不同也。不豐也。不殺也。所以持情而合危也。故聖王所以順。山者不使居川。不使渚者居中原。而弗敝也。用水、火、金、木、飲食、必時。合男女。頒爵位。必當年德。用民必順。故無水旱昆蟲之災。民無凶饑妖孽之疾。故天不愛其道。地不愛其寶。人不愛其情。故天降膏露。地出醴泉。山出器車。河出馬圖。鳳皇麒麟。皆在郊

椒。龜龍在宮沼。其餘鳥獸之卵胎。皆可俯而闕也。則是無故。先王能脩禮以達義。體信以達順。故此順之實也。

卷之三

三

10
C. 1000

